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七至八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杜文海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七

宋 褚伯秀 撰

徐无鬼第三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耶或者若魯遽者耶其弟子曰我得

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氷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隂召隂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鼔宫宫動鼔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鼔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恵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

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𨆘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郭註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若以謬中為善射則天下皆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若謂謬中皆羿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乎

猶魯遽之與弟子俱亦以陽名陽而横自以為是或改調一弦五音隨改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為調

也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未為獨能其事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無異於彼而未能相出也未始吾非言各自是惠子便欲以此為至莊子遂舉齊人蹢子於異國使閽者守之出便與守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為是故為之而反以愛鍾器為是束縛恐其破傷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也又引楚人寄而蹢閽者言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夜半獨上人船未離

岸巳共人關齊楚二人所行若此未嘗自以為非今

五子自是豈異斯哉

吕註天下皆羿固不可惠子知莊子言為已發故以為可言中則為羿不必前期是則為堯不必公是此所謂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者也雖然五子不皆是則皆堯之說不立矣不然則若魯遽之調瑟不免以聲律相名而已施自謂賢於四子而實無以異施以為我固無異於四子然與我以辯未始吾非則奚

若言此者欲以成皆堯之説莊子以微言感動之父子之道天性也而齊人蹢子於宋其命闇也不以完以喻施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愛其求鈃鐘以束縛其求唐子未始出域譬施於辭辯名聲之外物則愛之而恐其傷至於受之於天者則失之而不知求為可惜也楚人寄而蹢閽者譬施亡其真宅之歸而於是非芒昧之際與人爭勝不足以有濟徒與物不適而已非所謂知也

疑獨註以偶中為善射則天下皆羿以私是為公則天下皆堯莊子以為不可而惠子以為可莊子謂果如所言則儒墨楊秉公孫龍名與夫子其孰是耶魯遽之弟子能於冬日取千年灰擁木須臾出火可以爨鼎夏日瓦缾貯水湯中煮沸置井内而成氷以此為得遽之道遽謂直是以類相召非吾所謂道於是為之調瑟堂室各一而宫角皆應或改調堂中一弦而室内五音皆無當弦動謂鼓之而不應舊音也言

其以聲名聲未始有異而音之君惟聲聲者能之魯遽以此自夸然亦以同應同未為獨能其事五子各私所是無異遽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惠子謂今四子方且與我以辯未始吾非便欲以此為是莊子遂引齊人棄蹢其子於宋命門者守之出入有制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亦自以為是求鈃鍾以束縛求失子不出境言愛異物勝於同類而不自以為非惠子自是亦猶是也昔楚人有客寄於蹢閽者蹢

闇謂有罪而守門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與舟人

鬭既忘其恩便造此怨所為如是亦不知非與惠子

之徒無異也

碧虛註肘之謬中者非善人之自是者非公五子以

相勝為道殊魯遽以優劣稱術異而不知有大同者

存堂室之瑟調則律同矣宫角之絃變則音異焉是

故寂寞為五音之主靜黙為衆辯之宗而惠子乃以

雄辯為極故莊子引齊人蹢子以喻遺殘嗣續寳貴

外貨叛道求勝莫悟巳非寄而蹢闇則寓跡不高夜闗者所爭無明未離空則滯有崖造怨者難免其非也

鬳齋口義前期指的也若舍的而射則中者皆為羿喻天下無歸之是人人各持其說則人皆為堯矣五子學既不同孰為真是冬日不以火而爨鼎夏日能以水而為氷實若難矣冬至陽生夏至陰生以陽名陽則冬不寒以陰名陰則夏不熱惟違時而有可名

之理非吾之謂道言其術未高請各置一瑟於堂室鼓此而彼動宮角皆相應以其音同猶曰易也若只調一弦而於五音中不定一音鼓宮亦得鼓徵亦得故曰無當鼓一於此而彼二十五弦皆動比之宮應宮角應角為又難矣以理推之五音皆以音為君舉不離於絃上之聲故曰未始異於聲如此與陰名陰陽名陽何異遽乃自以為勝亦各是其是非真是也拂猶抗鎮屈服也蹢音擲住足也不能行之子用以

守闇而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其子自以為是而求小鍾乃加護之愛物而不愛子亦自以為是猶亡子於外而求之鄉域是惑也楚人有病足而為闇者此別是一句與上蹢字不相關有遺類畧相似也言此三事與五子畧相似亦前言若是也耶不結於慾也之下而先結於此是作文妙處此章大意皆譏惠子之自是以惠子好辯故特為詭譎之辭有不可遽曉者以困之東方朔與舍人辯亦此意

皆昇皆堯之論莊子力鍼惠子之病以救其自是之失故舉魯遽與弟子所較優劣陽召陽陰召陰即是以同應同耳及改調一絃於此而彼衆絃皆變聲不同故不應也五音皆聲而音則有所主是為音之君在乎善聽者別之耳故鼓宮宮動鼓角角動以類相從未為特異也五子之各是一偏而非公猶宮止於宮角止於角而不能相通也惠子猶未悟以已能超出四子而未始吾非則吾之所

是真是矣莊子遂引齊人輕子重鍾失恩背理而亦自以為是至於楚人寄閽而鬬不自知非則三轉語矣於此有以見莊子於惠子愛友之篤詳後章經意可知聲猶木也音以喻棟梁榱桷音之君喻良匠之手所以成棟梁榱桷者皆不可以相無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

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
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
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為質矣吾无與言之矣
郭註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斲亦無
所用之
呂註惟其如此莊子所以每與之反覆而深惜其不
至也
疑獨註有惠子之問然後有莊子之對惠子既沒莊

子歎其無知言者故引匠石自喻郢人以白土汙其鼻端使匠石運斤斲之匠石雖工斲須有郢人不動之質然後能成其妙宋君乃欲為之匠石謂臣則嘗能斲之然臣之質死久矣質指郢人已死不可為也莊子自謂吾失恵子猶匠石之失郢人故歎曰吾無以為質無與言之矣即伯牙絶絃之意

碧虛註槁木其形者有之臨刃而不驚者鮮執柯逞技者有之當鼻而縱揮者寡是知目擊之遇忘言之

對世豈常有哉
鬳齋口義運斤成風言其急捷盡堊而鼻不傷斵者
固難矣立者為尤難質者用巧之地言有惠子之辯
然後我得以窮之惠子既死無可與言者矣
莊子抱道高堅非時俗可探其淵大則論端無由
而發僅一惠子可與時得以申其汗漫無崖之說
以豁暢胸中之竒載道鳴文亦或在是及惠子歿
過墓而憶之顧從者而與言其感慨可知夫匠石

之斲天下斂手也然非郢人能立則亦無所施其工臣之質死已久矣故運斤无失而彼能忘形以聽斲者豈易得哉莊子之失惠子亦然吾無以為質一語頗難釋審詳經意前云臣之質死久矣又須得質死之人不怖不動乃可施斲今惠子既亡此質雖存而無以對猶無質也謂世無知音孰相激發者無與言之矣有以見傷悼友生之切惠子平生時有譏刺之言南華每盡忠竭力而救正之

雖不逃辯給之名而所務者清談雅論免墮當時縱横詭詐之習是亦尚友之力也故南華於其歿後猶致意焉聽而斷之據郭註云瞑目恣手陳碧虛照江南李氏書庫本此四字係是經文後人誤引為郭註緣此四字不類註文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八

宋 褚伯秀 撰

徐无鬼第四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

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郭註上忘而下畔謂髙不亢哀不已若故无棄人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措手足遺之未能盡遺故僅可也

呂註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五者皆其所體
者也公故可以為公王故可以為王王公之名葢由
於此若隱朋之德可謂容乃公者乎
疑獨註桓公之霸管仲之力仲病亟公問誰可屬國
仲復問公欲誰與公云鮑叔牙叔牙仲之友仲曰不
可潔廉可為善士未可大有為不已若者不比之則
失人心而寡助聞人過而不忘則人多怨若使之治
國上則鉤制其君下則逆其民心得罪將不久矣公

曰然則孰可仲曰不得已則隰朋可上忘者忘埶下畔接有境也愧不若黄帝則道日以高哀不已若者則徳日以博君道以徳分人臣道以財分人自其化而言謂之聖自其業而言謂之賢以賢臨人臨之不得其道以賢下人善下則人歸之有不聞有不見言其能反聽内視所以無不聞無不見也

碧虚註鮑叔不能强力忍垢兼濟天下而欲使物齊巳潔廉故鉤君不比故逆民隰朋之為人不謟不傲

尊道恤民聖不自德賢不吝財以賢下人焉有不得
故大者宜為下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無忌天下
也鮑叔之舉管仲公也仲之舉隰朋亦豈私哉
鬳齋口義不比不數之鉤要束之逆強之以禮義也
上忘忘其勢下畔離遠而無求於上也以德分人猶
云德乃降黎民懷以財分人不自私以賢臨人擅名
而自矜也有不聞有不見言其不察察此事不見於
他書只見列子亦是寓言

叔牙仲之賢友也公問屬國仲宜以叔牙對而乃
審所欲與公以叔牙為言仲知其賢而才不足以
治劇慮其執中無權鉤君逆民乃斷以不可益不
以與巳善而私其舉使之不勝任而得罪於君也
勿已則隰朋可言僅可耳上忘而下畔按列子作
下不叛張湛註居上而自忘不憂下之離散也足
以證莊文誤逸古文畔通作叛據此方論隰朋之
德似不可以背叛言若從遏畔說又不通宜從列

文下不叛為正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言其為政寬恕不銜已聰明以為苛察善下而能得人知其可以屬國葢與其以知治國作法害民寧若寬厚得衆而相安於無事此仲知人能任所以成霸齊之功忠於君而愛於友在義實為兩得也可不謂云列文作可不諱云為當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

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顔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顔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郭註斂疾也給續栝矢往雖速狙猶能搏也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樸素也

呂註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於色鋤色者去其心而已所謂容動色理辭氣六者謬心是也

疑獨註狙以矜伐其巧恃山林之便以敖人而取死因以戒不疑無以色驕人不疑受訓歸而師有道之士鋤去驕矜之色而任樸素故國人稱其賢也
碧虛註恂懼幽潛者免禍縱慢躑躅者罹災故狙恃獨巧不能逃衆箭也山林異類以無識而敖人猶不免速死况人為物靈有知有識而欲傲忽同類之尊者乎不疑歸而鋤其驕色國人稱之易悟也夫
鬳齋口義斂給言射去速而狙能搏接其矢亦甚速

相者左右之人齊射之狙雖巧捷力不能敵見執而死矣此為矜能掇禍者之戒

狙之與人異類也得深山茂林而王長其間惟人聲之惡聞況見其身乎然則覩吳王而攫搔見巧是其速死之徵故不免乎射而猶能摶接捷矢可謂敏給也已王怪其過巧遂命左右趨射之則莫非發中能無中乎其執樹而死也亦宜王於此悟夫傲物之速禍出羣之招患也因戒其友無以色

驕人不疑歸而鋤色辭顯非勇於進善疇克爾邪猶閲三年而後國人稱之盖為善在乎不倦千日而成功若為惡則不崇朝而殺身有餘地矣可不戒哉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顔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不

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不責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郭註齊國三賀以得見子綦為榮子綦知為之不足以救彼適足以喪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泊然其心枯槁其形所以為日遠矣

呂註田禾一覩齊國三賀為我先而責之彼故知而鬻之心未盡於內而有迹於外故為人所知也夫天

道未始有物也有介然之知存於心則為自喪喪謂失其本心子綦以人之自喪者在此而悲之欲其復也然知其喪而悲之猶為喪而未復吾又悲夫悲人之悲則其為喪與夫悲之者皆莫知其所矣此所以日遠而不為物所累則形其有不槁心其有不灰者乎

疑獨註物之尤謂有過人之才而能忘其身心若是子綦猶以為未也吾嘗居山中國君一覩而國人三

賀我何以得此於人我若不以聲名先之彼何得知而鶩之凡哀莫大於心死人皆喪其良心故我悲之我悲之又可悲矣以此遺累猶為未至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則遺之又遺而世累日遠矣

碧虛註列子居鄭圃而陸沉適齊國而受餽益宿名者如日蔽雲中其光必發是以鶩責名德生乎巢許之間故後世山林養浩者有借巖居之高為仕路之捷遂無真隱矣悲人之自喪傷彼鶩名也悲夫悲人

者知非在已也悲夫悲人之悲者悟有心之謬也然後理事日遠而大同乎溟涬矣

鬳齋口義曰先曰賫言我有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此所以為自喪悲人之自喪而不覺其悲又可悲也山穴之中舊所居地言我當時惟以悲人之悲自覺所以道日高遠遂至今日形槁心灰也

此即齊物論首南郭子綦故顏成入見問端亦同隱几靜極之際仰天而嘘則其機已動故乘而問

之尤謂物之最靈今乃灰槁若此子綦引往事以對田禾齊君聞子綦之賢入山一顧而齊國三賀其得賢共理可以致治也我有見彼知我責故彼鬻言不能自晦而招來聲名名至則身累責重者患生非自喪而何是為可悲也吾悲自喪者迹近而易見吾又悲夫悲人者則漸深而歸於自悲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則付之無可奈何以不悲悲之而聽天籟之自鳴自已然後世間之憂累日遠故

能形槁心灰若此也信知懷才而隱古今所難惟
龍脫世網鴻冥高雲者斯可以始終之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九

宋 褚伯秀 撰

徐无鬼第五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

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徳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巳也反

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郭註聖人無名所言者百姓之言故曰不言之言茍以言為不言則雖言出於口固為未之言今將於此言於無言宜僚叔敖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鮮茍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固為未甞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彼謂二子此謂仲尼道之所容雖無方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言止其分非至而何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

知非其分故辯不能舉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也海受物無所辭故成其大聖人汎然都任有而無之論所以名功功不在已雖論而非已有令物各足故實不聚功非已為故名不立若為而有之則小矣賢出於性非言所為夫大愈不可為而得惟自然乃得耳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知其自備者不舍已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反守我理而自通順常性而自至非摩拭也不為而自得故曰誠

呂註三人不同時亦是寓言所謂不言之言非無喙也誠如二子所為則雖有喙三尺猶為不言彼二子所為是謂不道之道此仲尼之不言是謂不言之辯世豈知之哉德所不能同辯所不能舉者固無名也止乎無名則吉祥之所止否則名雖若儒墨不免妄作凶矣道之在天下猶百川之於海受之而不辭聖人并包澤物亦如之不知誰氏無爵無謚此聖人無名所以為大也夫以善言為賢且不可而況為大豈

在於言乎則知之所不能知者辯固不能舉而有不言之辯也聖人不為大為則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徳乎道之所一徳不能同而有不道之道也天下所大備者固以無求而大備也人亦莫不有所謂大備者誠而已矣誠則無求無求故無失無棄以其足於已不以物易之也大人者知在我之萬物無不備故反之而不窮長於上古而不弊故循之而不靡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不為而成者也

疑獨註古者飲食必祭示有所尊叔敖宜僚侍宴之次受酒而祭欲仲尼有言以教之故曰古人皆於此會同之時而有言已仲尼嘗欲無言故曰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益欲知其言出於不言也楚白公勝欲作亂殺令尹子西二人皆遣使召宜僚宜僚正弄丸而戲不顧二使者二人皆不得宜僚各觧兵而歸叔敖閑燕高枕執羽扇而自得使敵國不敢侮折衝千里之外仲尼引此二人無為而息難

以證不言之意此言出於不言雖有喙三尺亦不害於不言也彼無言無為是謂不道之道常道也此言出於不言是謂不辯之辯大辯也合衆德而歸乎道能同之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則默能舉之辯不能舉也以德相勝以言相高名同儒墨者不能慎密以固其命亾斯及之海之所以為大以其無所不納聖人之所以為聖以其并包天地而不知誰氏莫之爵而常自然謚因功立功成弗居則無謚矣

生無爵故實不聚死無謚故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

善守者不嫌於不吠士善行者不嫌於不言夫言不

足以為大而況為德此孔子欲無言之意備者足於

用求則不足也天地無心於萬物萬物自盈天地間

此所以為大備有求而備備之小者也欲知大備須

知無求無求則無失無失則無棄然後不以物易已

也能反已則能循古不越乎誠而已矣

碧虛註弄丸者轉丸於掌以為戲適鬼谷子有轉丸

法猛獸之語謂聖知無窮若轉丸之無止類獸威之無盡也故宜脩視天下事若轉丸於掌中甘寢高卧秉羽扇而指揮若二子者豈事於言乎默而識之喙長何害言出患生三緘奚益故有不道之道不言之辯道之所一即不道之道知所不知即不言之辯故雖善辯若儒墨亦所以名禍耳海以容納故淵廣聖人并包故無名生不顯德死無𠷔稱以實不聚故名不立此之謂大人才全不罷也人貴造道不在能言

容物曰大廣濟曰德存大者當謙損有德者當支離
猶覆載無心槖籥萬類生之育之動植以成惟其無
私無求故大備藏金於山而不采沉珠於淵而不取
任民復樸而不棄不為物所遷也歸根而无極循古
而不泯大人之誠合乎天地也
鬳齋云弄丸戲事秉羽扇而甘寢無作為之意夫子
謂二人皆能無為之為何待我說願有喙三尺言我
無如此長喙也道之所一即自然德者得於已出於

人為不能同自然之道此德與本經他處德字又不同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辯不知誰氏無得而名實不聚言有善不歸之身賢者不以多言為能况大人乎有大人之名不足以為大况自然之德又何名乎大備大成也惟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則已貴於物在反求而已循古道而行無所容力也弄丸於掌轉運无窮應用之機在乎方寸以喻世事萬變莫匪由人達士觀之等如遊戲熊宜僚楚

之知勇士也司馬子綦謂若得之可敵五百人則其才可知隱居市南適意於此視天下事無足為者矣彼白公勝將謀不軌而覬其相成之何不知已之甚宜其弄丸而弗顧也此雖戲事而能使白公作亂不成子西免禍是兩家難解也孫叔敖三仕三已而無喜愠則其量未易測也酣寢閑暇秉羽扇而清談皆能使敵國投兵而退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者也是為不道之道不言之辯有口難

以言語形容夫子頗有喙三尺方可議論此事非實有三尺喙也道之所一乃萬物之祖德自歸之知所不知乃道之真非言可載故德不能同辯不能舉也儒墨雖以善辯著名至是亦無所施其辯矣聖人海量并包澤及天下而不有其功故爵謚不立名實俱忘是以能如天地之大備而不在乎有言有為也大備故於物無求無求故於道無失無失故於人無棄能居今而常循古通物而不失

已益本乎誠而已誠則實行之著見物焉有不化者哉夫大備矣多矣字無求下當疊無求字屬之下文不摩一作不磨為當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名九方歅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歅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

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羊生於奥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耶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之無幾何而

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郭註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遊者不有所為隨所遇於天地耳循常任性脫然自爾斯不為也順而無擇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為功而償之何也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為而然者勿為則已不為而自至則無可奈何故泣之後使梱於燕為

盜所得全恐其逃刖之則易售也

呂註言此者明九方以相知之不若子綦以道揆之子綦與其子遊於天地者皆至人衛生之經而有怪徵焉知其天與非有以取之也

疑獨註室西南隅曰奥未地屬羊東南隅曰窔辰地屬鶉羊因牧而有鶉因田而獲人事也羊生於未鶉生於辰天理也未嘗為此人事何為有酒肉之怪此言陰陽性命之理非人所能避也吾與梱遊於天地

遇於天者不辭而樂之遇於地者不辭而食之不與為事與之為道也不與為謀與之為理也不與為怪與之為常也故能乘天地之誠而不與物攖世俗與宜者吾未嘗為也今乃有與國君同食之徵是世俗之所願者償其形耳夫有不常之徵者必有不常之行我與吾子皆無之而有此徵者天與之也凡事之至於極者聖人皆歸之於天天所以出命者則安而已矣渠公富商之家也

碧虛註至於是極遇福而懼反則不祥言其拒福酒食入鼻口言外養之厚不知所自來言無功受禄猶未嘗牧田羊鶉忽生於室為可怪也遊於天地合乎自然邀樂於天樂其俗邀食於地甘其食不為則守中不謀則率性不怪則守常乘天地之誠體道也不與物相攖順理也不與為事宜無擇也真功無迹而世事有償怪行既無則幾於天與雖定分莫逃而不無憂懼是以泣也九方歅以術自信而子綦以道獨

明是故修為而不免患皆命也夫

膚齋口義未嘗牧未嘗田而羊鶉生於室異事也喻我以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與國君同食之事吾順天自樂適地自養無事無謀不與為異而一循乎自然不敢應乎事惡知宜不宜我方樂於無為而彼所云若此是有此世俗之債未償誠怪徵也吾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怪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為閽者也

吳儔註九方歅術窮於有數知盡於有限故其相梱

也知與國君同食以終身之為祥而不知遭刖以傷生則不祥莫大焉然則子綦之出涕其微也夫九方歅以術而知人子綦以理而占事術相者知食肉之祥而遺其刖理占者懼分外之福而安於常然則關乎定命人力莫移安知術之不通乎理理之不包乎術又何祥不祥之辯請觀夫塞翁之馬蕉中之鹿其得失果何如哉知命者聽之而已今子綦以未嘗牧田而羊鶉忽生莫知其所自來

亦惡得不怪且我與吾子樂天之道食地之利不從事乎詭異之謀而與之乘天地之正故與物無攖於事忘適一任乎自然之道而乃謂將與國君同食此世俗之願非吾望也無怪行而有此怪徵幾天與之既知其天與又何以泣為蓋至人燭理之微慮事之變知禍之盛必出於禍之極未有無因而至者是以不免乎泣也無幾何而下具述禍福倚伏之機相者謂與國君同食後乃食於渠公

之街音義註渠公齊之富室為街正以此與遺刖而論則相術未為全驗不若理占之近道而無所希倖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

宋 褚伯秀 撰

徐无鬼第六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

之行惟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賊天下也惟外乎賢者知之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

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恱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其平也繩其變也循

郭註仁者爭尚之原仁義既行將僞以為之其跡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若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覌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傷也惟外賢則不偽矣意盡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哉非夫通變邈世之才而偷安一時之利者皆豕蝨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而精神常全若少而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之明舜之所

以有天下蓋出於不得已豈比而利之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蟻魚羊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故未能去繩而自平絕迹而玄會也

呂註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則是假夫禽貪者器也謂之仁義不免於有知有知則隔於形器非天下所同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猶一覕而已非輔物之自然曲成而不遺者也所謂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而其末存乎千世之後是已以暖為是不知天下

有至足以姝為是不知天下有至美故學一先生之言自以為足而不知未始有物者名之也濡則不去需則有待安於卑污而不知禍故以豕蝨名之收卷婁攬不藏其羶使天下慕而歸己故以舜名之由夫學一先生之言而不知未始有物故為利則濡需為害則卷婁以舜之迹言之天下於我何加適足勞形而已故以卷婁言之衆至而歸之雖如堯舜乃神人之所惡故不與之比則彼不利而至矣此真人之所

以無甚親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已天下恱而歸之舜亦恱而順之舜視天下猶敝屣而其所以為舜者視舜猶塵垢粃糠耳非神與真而何蟻以知而多事魚以深而全生羊以意而多狠以目視目則見見者得矣以耳聽耳則聞聞者得矣以心復心則知知者得矣去知與意則藏身於深渺之間而得所謂見見聞聞知知者則无所往而不平輔物自然而無為矣此所以復其真之道也

疑獨註法始於伏羲而治成於堯堯者仁人之迹所由起也愛以親之則民聚利以和之則民至譽以崇之則民勸致其所不欲則民散於是世之棄仁義者少利仁義者衆以其狥名逐跡離性入偽欲行仁義而不出於誠世之貪如禽獸者將假斯器以為穿窬之資舉世皆竊仁義之名以為盜於天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矣且以一人標仁義之權斷制以利天下猶暫視而欲周乎四海本欲利之而不知其害天

下賢人有仁義之名者惟外乎賢者知之與老子不尚賢義同暖自温姝自美濡者潤需者待卷自屈婁自斂此製名以鄙當時之俗夫學一先生之言者泥陳迹而昧聖道以温暖姝美自恱未知夫道在无物之初也奎形象蹄身之曲處乳間股脚温暖之所蝨賴豕存濡潤需待以為安利而不知屠者一至與豕俱焦喻世人未能出乎境域而有所待者皆不免禍患故曰域進域退自非邈世之才而偷安一時之利

皆濡需者也夫舜受命於天其真在内而不發緒餘土苴則為百姓之所悦慕三徙以避堯之子而民自從之童土無草木之地舜勞苦於天下不得休息此所謂卷婁者也是三者皆非道之真故神人惡衆至雖亦至不私比之無親無疎抱徳煬和以順天下此所謂真也蟻之知小魚之計深羊之意很聖人去其小知得其深計棄其很意目視目欲其自見耳聽耳欲其自聞心復心欲其自知若此則其平也繩其變

也循循言其猶未能絶迹而獨立也

碧虛註暖柔姝好自悅也濡潤需須偷安也卷婁䧟拘不伸貌喻曲士膚淺偏執自足而不知大方之家以窮理盡性為未始有物也苟尸素而濡潤曰域進不需須而禍及曰域退惡來順紂而同誅亦何異於豕蝨聖人勿狗萬物無寄託之近迹民之歸也如蟻慕羶故其所至一年而成市二年而成邑三年而成都鄧墟邑名童土無草木堯舉舜自代冀天下蒙澤

舜功成則老而不休開仁義之途所致也功成則衆至而親譽之親譽久則不比至於畏之侮之則不利矣惟能无所親疎而外乎賢者則民不歸慕於蟻棄知也相忘江湖於魚得計也恬淡無為悅然德化民知有君而无慕羶之聚於羊棄意也收視反聽灰滅其心率意而平自中繩墨應物趨變无不循理也

儒齋口義暖姝淺見自喜以識學者不知未始有物之妙濡滯而有所待貪著名利之人奎蹄曲隈羣蝨

居之自以為安不知其不足恃也壊喻圎心於富貴

卷婁傴僂自苦貎言修徳之人自為名人皆以歸之

反以為苦終身不得休息借此以諷有為之君抱徳

煬和養其徳而不露蟻至微而未能盡無知羊至愚

而未能盡無意真人則無知無意矣魚之在水自得

真人為計亦然水喻造物魚喻其身真人之心耳目

皆與人同但旡心而用之故目視目耳聽耳心復心

也繩則自然之平變則循之順其動也

蠲缺許由皆能貴其真以治身而無以天下為者也覩其所論亦非拙於治庖者顧樽俎之不可越遊方内外有勞逸之分耳夫仁義五常之首不可輕訾但後世行之不至者往往認跡為履愈失其真既離性而任情則仁義不出於安行利心存於中不免繼之以偽似之而非是誠足以害道故老莊氏還淳復本之學皆辭而闢之若夫至仁大義涵天育物配道德以立人極者又何闢之有仁義

至於堯巳為澆薄許由恐其為天下笑益察影而知形所以欲逃去之而免乎後患也凡治天下當無為而自化儻孜孜焉欲有以愛利之力有不及不免繼之以偽偽出而患害橫生矣為人上者信能以百姓之心為心雖不行仁義而與之暗合不然則譬夫禽貪之人而假之矰弋網羅之罷其害物也滋甚是以一人之斷制欲以利天下猶於瞥見之頃求盡天下萬物之情徒知尚賢之為利不

知其為後世害也惟外乎賢者知之必超出一頭也然後能識破也後叙暖姝卷婁濡需以證前義條衍頗詳諸觧備悉神人惡衆至連下二句言民之歸尭尭之舉舜而衆心悦服皆理之自然非比而歸之故無親無疎而以德順天下此真人以其緒餘應世之驗也蟻魚羊三語為舜有羶行而發立言甚奇當先蟻次羊後結以魚不為羶之所化蟻棄知也不著羶行以動人羊棄意也如是則上

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尚賢之迹猶魚不厭深而相忘於江湖豈非得計哉夫然後以目視目而不眩於色以耳聽耳而不惑於聲以心復心而不役於知則天下之目可一耳可同心可盡矣故其平如繩為天下法其應事變一循理之自然無利物之私無忤物之患何憂乎天下之不自化而有心為治以治之耶衆人以名利為域衆蟲以豕身為域進退猶成敗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一至八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杜文海

謄錄貢生臣秦聯登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一

宋 褚伯秀 撰

徐无鬼第七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惟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惟種也不

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鵾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郭註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為得於死或以為失故當所需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悲矣夫有形者自然相與為累惟外乎形者磨之而不磷猶風日過河實已損而百不覺情源以往也無意則止乎分所以為審有意則無涯故殆所以貴其無能任其天然苟不能忘知禍長多端反守其性則其功不為而成矣欲

速則不果巳實謂知能故亡戮之禍皆有其身之過不知間禍之由乎有心而修心以救禍也

吕註以天待之則無為而應感不以人入天雖為而未嘗為真人不知有死生有時曰得之也生失之也死萬物不得無以生是也此為輕生者而言有時曰得之也死失之也生以生為喪以死為反是也此為惡死者而言猶藥之或甘或毒時為帝而不常其餘臣佐而巳以生為得死為失則輕生者之藥也以生

為喪死為反則惡死者之藥也視彼病而投之其變何可勝言大夫種知亡越之可以存而不知身之所以愁猶鴟目能夜不能晝所適不可移鶴脛能長不能短有節不可解解之也係於有形而不知其源也風日之過河非不損而河以為未始攖恃源而不竭也通道者與物無不適亦有源而已水之於土蟲穴蟻隙無不至影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則無情而守之審者耳之於聽目之於視心之於思未嘗須臾

不在則物守物而審者其聰明心志非若水與影之無情故不能不殆凡能其於府殆府五蔵殆也謂安其所不安不給攺則禍滋萃夫惟迷非一日故其反也縁功其果也待久上士所以損之又損者以殆之不可成也而世人以為已寳不亦悲乎

疑獨註以天待人誠而明也以人入天明而誠也無得失無生死此所以謂之玄堇烏喙雞癰芡也皆藥之至賤者時能療病遁為君臣得失窮通無異於此

世人妄計賤彼貴我豈知用舍在時而已昔越王句踐棲兵會稽大夫種能知亡之可再存而不知身之將死猶鴟目晝暗而夜明鶴脛能長不能短各適一時之利鮮去其適則悲有所徇者不免乎一偏也夫陰陽有氣萬物有形氣妙而形粗氣摩其形形必有損風日陰陽之氣河水有形者也風日過河河水必損而不自覺雖相與守之而河無所攖拂者有源可恃也喻人處陰陽之中日有所損恃有命存焉水之

於土影之於形物之於物皆無心而守之故其守也審雖審而不逃造化之密移昨日之物今已化矣而昧者不知故耳目心之於徇皆不免於危殆也凡能出於府藏則為所役必至危殆既成而欲速改不暇給矣是以禍生滋甚若反本復性則順而有功欲其事果其待必久而世人乃以多能為已實此至人之所悲以至爭城池而殺無辜之民不知問禍起之由故也

碧虛註以天待人任其自然不以人入天偽難契真也得之生失之死與物同也得之死失之生與物異也萬物得時則榮失時則悴真人得時不榮失時不悴猶藥之堇梗雞壅雞𦣝物而良醫主療時用之以為君喻真人御世無時而不治也種能存國不能活身喻醫療他疾不能治已病鴟目鶴脛之有適不適喻種之才知而終不免禍風吹日曝河水耗減譊深佞入忠臣失權所恃重者其攖拂亦不輕矣水離土

則散影離人則滅物去物則空人失道則亡惟善審者幾乎全目徇離朱耳徇師曠心徇曾史未有不危殆者反覆緣於功過善惡之果目前未見耳世有恃功為已寳而禍不旋踵者大夫種是也

膚齋口義不以有心預自然之理曰不以人入天生死得失一聽自然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生而曰失亦可死而曰失亦可如醫用藥主者為帝其餘為臣藥雖同而用有輕重猶人在世得時則貴失

時則賤在我者初無二也大夫種爲越報吳能於亡中求存可謂知矣而不知反以殺身鴟目鶴脛又重引喻風日皆能損水而河未始攖者其源長也故物雖損已而我無所攖拂此五句自是一意水土相入形影相依物之守物自然之理耳目心之狥物皆非自然凡知出於胷府自以爲能皆危殆也給猶及反訓發因謀功之心必致敗發有待久之謀其心固必而不化此皆爲身之害而人人以此爲寶古今亡國

戮民無已者不知於此致問故也

以天待人其義灼然謂以天理為主而人事應之人入天者以人事為主而天理悖矣次古之真人四字只應是故字上文有此誤筆重出言或得此道而生失此道而死理之常也或得此道而死失此道而生又出於人事之變如顔夭跖壽之類譬藥中之烏喙豕零隨證施用主治則為君佐使則為臣適當其時非有常也種之工於謀國拙於全

身猶鴟目鶴脛各有所適强其所不能則悲矣又喻風日過河不能無損損而不覺恃其有源然得失利害之攖心人能無損乎欲補之者道爲之源凡事物之來能不納於靈府則吾源壯矣事物之起伏不啻蚕蝱之過前又何所攖拂哉水之守土理相資而實無心影之守形則所自出而不能相無者物之守物各生其心雖相守之審而互生互尅或然或流有若外物篇所云者則不能無殆矣

況以耳目心之所狥為能殆成而不給改其禍長也固宜夫欲反歸本源當致功於改過待久而決成世人乃以聰明心知為已寶此真人之所憫也亡國戮民禍之大者其端實起於耳目心之所狥責在謹過其源耳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

一通之大陰觧之大目視之大均縁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觧之也似不觧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者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郭註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而知況欲知天地之所謂可不無其心哉大一即道也用其分內則

萬事無滞用萬物之自見大目也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大均也體之使各得本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為大方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真不撓則自定持以大定斯不持也物未有無自然者循之則明無所作也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鮮任彼則彼自鮮鮮之無功故似不鮮用彼之知故似不知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應物冥而無方各以其分萬

物雖頡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不可相代推而揚之有大限也若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忽已任物之理可得而知奚為惑若此也夫惑而不可鮮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為名也

吕註足所踐者少恃其所不踐而後善搏所謂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人之知也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則大一大陰以至大定從可知矣為道者

主之以大一則無所不通入窈冥之門至至陰之原則亦至於至陽之原矣物負陰而抱陽所以係而不能鮮不知有至陰之原故也目視有限不視以目則無不見緣其一未有能均和以是非任其兩行緣以大均也無南無北無東無西體以大方也其情甚真其中有信稽以大信也澤焚不熱河沍不寒雷破山風震海而不驚持以大定也盡有天則止乎知之所不知循有照則雖不知而無所不知冥有樞則彼是莫

得其偶始有彼則所以應彼是者固無窮也其鮮似
不鮮言本無係故不鮮而後鮮其知似不知以其本
無知故不知而後知此至人所以遊乎世俗之間若
愚若拙也間以有崖無崖皆為有係崖謂自邊徼而
求之然亦不可求之於有無之間也頡不可係滑不
可持若無物而有實也往古來今若不相代而不可
虧也能以是間之可不謂有大揚搉乎揚謂發其幽
搉謂核其實彼不問是則我不能以是告之惟能見

其未始有物則不惑以是鮮其有物之惑而猶存未始有物者亦惑而已惟鮮之而復於不惑庶幾大不惑也

疑獨註此言無用之為用不知之為能知也明矣大一謂天大陰謂地大目者天無不見大均者地無不載大方生萬物而悉備大信應萬物而不期大定鎮萬物而不動夫知始於知終於義之以不知而所知至於如此之妙故曰至矣一係乎數貴乎通之陰主

乎凝貴乎鮮之大目無意於見物物来而視之大均無意於順物物至而緣之大方嫌於無體故以易為體大信嫌於不考故稽之以道終之以造物持之而已天下萬物之理各有一天循理以觀之則有光自寘以觀之則有樞有始則有彼無始未有物無彼亦無我也鮮似不鮮知似不知凡論至其極者皆疑之以不知而後知斯至矣問而有崖切問也問而無崖泛問也切問可窮理未可以盡性泛問可博知未可

以反約故皆不可也滑稽多不實而或有實焉古今相代而理實無代能盡其理故曰不虧如上所陳可不謂大顯揚摧論乎事不可則已何惑而為之夫人之惑已以不惑解之彼復於不惑而解惑者尚大惑也此莊子遺言之意

碧虛註地至廣大人之所踐容足而已恃其不踐之處而後行之無窮道至微妙人之所知可道而已頼其忘言之趣而後悟之無盡故至人以無用無言為

天之所謂也大一妙有知之者廓然通達大隂𤣥寂知之者蜺然自鮮大目天光昭然徹視大均平一靡然緣順大方渾然無不體用大信誠然無不稽考大定至静黙而持之所以成上妙諸用也凡此七者皆有天然之理順理則明寂然自運始即道對道者皆彼也蜺然自鮮故似不鮮自然而知故似不知而後知之愈澄而愈照也道不可以有崖求又不可以無崖求萬形參差實理則一頡滑參差也古今不二生

死自殊理不可虧生死自具是有大發揚商搉存乎其中何不問諸此道知道則此理不惑矣大惑終身不觧下愚上知莫移猶鶴脛不可斷鳧脛不可續也禀生受氣蓋有由然惟識侔造化者默而知之若假世學而欲復於不惑是大惑之人徒欽尚於大不惑也

鬳齋口義人之踐地少所不踐者多喻人所知無幾其所不知者皆天也不恃所知而恃其所不知可以

知天矣大一造化之運者大陰至靜也大目所見大均謂分劑大方與太虛同體大信真實之理大定總持萬物者也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論云非彼無我即此彼字謂造化也曰天曰照曰樞曰彼雖可觧之知之亦似不觧不知者不敢以為可知可觧是謂不知為知乃真知也閒者閒造物之理以為有崖無崖皆不可頡滑旋轉言造物不可捉摸若無物而實有古今只此造化用之不窮此事可不為大發

揚而推論之世人乃不知間此理又何疑乎以此不疑之理解天下之疑復歸不疑之地庶幾大不疑矣只是不疑二字鼓舞出此數句結一篇之大可謂奇特

足踐之地不若所不踐之廣心知之事不若所不知之多不恃其所踐所知而以無用為用然後可以知天矣天道難諶不容擬議故無所措知於其間止乎其所不知斯真知也要在日損之功人欲

既盡天理見矣自大一大隂至大信皆因知天而後知首以大一通之道貫萬物道生庶物禀陽而結形遇隂則觧化生於無而歸於無也大目視物所不視大均順使自平大方以無物方為體大信稽之以不期終以大定持之所以應天下之動而已常無為也盡有天則極物之自然循有照則順理而自明冥中有樞寂而常運始由乎彼和而不唱也以不鮮鮮天下之紛以不知知天道之秘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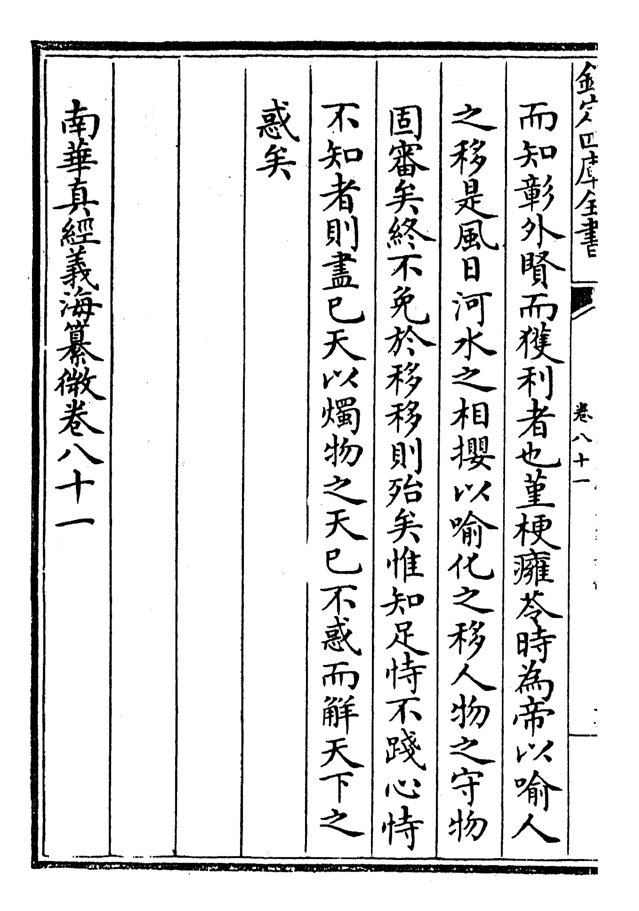
何所施其詰問而考其有崖無崖哉由是言之雖若頡頏滑稽而有實理存焉古今不易各盡其分可不謂有大揚推乎漢書揚攉古今揚舉也推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世人胡不問是而恃其安知之博昧夫自己之天又安足以知乾元之所謂益心天無照有惑以障之故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惑者妄情之偽不惑者本来之真本來之真我之自然者猶知尊尚之則非大不惑

也若真造不惑之地有何不惑之可尚亦何惑之可鮮哉

有道之主不以國位而驕人有道之士必以節義而匡君武侯雖強悍難入而無鬼說之有道首言良駿以啟其心兼明君之於臣下可不具眼乎遂能始迕終合徐救其虐民奉己之過蓋人之良心善性無蔑盡之理猶去國者見似人而喜也及其再見然後納忠逆耳以驚其失好和而惡姦盡修身之要修誠而

應天地盡為國之道得聞斯語社稷之福也何在乎為義以宜民偃兵而求治哉黄帝見大隗而七聖皆迷喻人之六識既昏則心君不能獨朗猶知問塗於牧馬童子則不遠復故至人取之寓言明君欲見大道當絶聖棄知求諸守心之神而去其為吾害者則大隗不求而自至矣豈若武侯者苦國民以養耳目至於神者不自許然後求夫為義偃兵哉惟其後世君德不淳所尚非一遂有諸士趨向之不同潛形性

而之萬物無望其歸根則與道日遠矣若儒墨楊秉惠者各執一偏自以為道盡於是然其言論機鋒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猶郢人聽斲足以成匠石之巧也又喻有隱朋之才然後足以致管仲之舉終不以鮑叔私愛而易之也狙以傲人而速斃人以鋤色而致稱此所以警世俗之驕慢也又豈若灰心槁形者之累日遠弄丸秉羽者難可觧乎九方歅知梱祥而不言其刖許由畏堯仁欲逃而去之此皆覩微



而知彰外賢而獲利者也堇梗雝苓時為帝以喻人之移是風日河水之相攖以喻化之移人物之守物固審矣終不免於移移則殆矣惟知足恃不踐心恃不知者則盡巳天以燭物之天巳不惑而辭天下之惑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二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則陽第一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擉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

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以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禄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

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郭註王果言公閱休之爲人以抑彭陽之進趨而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苟盡故德薄而名消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急聖人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爲貴故其家人不識貧之何苦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爲高不以爲物自苦通彼而不喪我也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

哉望風而靡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閒靜而不二欲其釋楚王而從閒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吕註公閱休無求如此宜其為王所信神者入心之同可以窮而入之夷節自謂不能入而其所與交固已顛冥於富貴之地相助以消言其德不長而日消凍在冬而假衣於春暍在夏而反風乎冬言求之無得也楚王嚴暴非佞人正德莫之能撓欲我言之非

所能也唯佞人能撓君之正唯正德能撓君之邪佞人夷節正德閱休也我樂而忘貧則家人亦忘貧道尊德貴爵祿不足以為高則王公化卑矣飲人以和其德足以沃人心無所事於言矣並立使人化無所事於勢矣父子歸居不廢人倫也一間所施無嗃嗃之悔人心若是其遠則解其繆矣閱休之為人如此可以言之於王而必信故曰待公閱休

疑獨註魯人彭陽字則陽夷節楚人王果楚大夫公

閑休隱者也夷節無天德而有俗知不能以神道自許顛冥於富貴之地固足以消子之德非助子也譬凍者假春為衣暍者俟冷風禦暑言求王果之助非所急也況楚王為人威嚴如虎若不入之以佞則必化之以正也聖人雖貧而樂故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不以爵祿為顯使王公化高為卑於物無逆與之為娛未嘗言而人飲其和與人立而人化其善使人人父子各宜於歸居守一而無事道自施於人故與世

俗相遠矣不若釋楚王而從閑休也

碧虛註則陽求見王為利祿之計王果引隱士抑貪競之心無德而有知尚文去質也不自許以之神者舉止欺罔心神交固而湮沉乎嗜欲也救凍喝者人事待春冬者天時王果任天時而不從人事所以救則陽之失也老萊之妻織畚伯鸞之婦賃舂家人忘貧也魏文侯尊段干木漢光武交嚴子陵忘爵祿而化卑也與物為娛則同塵而不涸與物樂通則和光

而不耀不言之教煖然似春鎮以無名之樸而使人自化德化有序人安其居其道簡易無所施為而趨進者弊弊焉以干祿為事與有道者之心相去遠矣膚齋口義神乃我之自然顛迷富貴不知有自然之神是不自許此相率而自損之道故曰消也凍者得衣則煖如春暍者得風則冷如冬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不足彭陽好進是其不足告之以隱退如執熱而濯當寒授衣將有補也佞人正德謂真小人方能

屈撓其身以事之王公忘爵而下士化尊為卑也窮
理自娛與物無礙自保其真不言而悟如以至和飲
之也並立而人化使人意消也彼其猶詩云彼其之
子此一句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乎則尊卑
長幼各得其宜所施閒暇殊不容力言在家在鄉各
得其和閱休之德與彭陽相遠若是也
褚氏管見王果言夷節之好進不能為公閱休之
行而二人者皆楚王所愛重也今則陽以榮進為

心故求薦於吏節弱於德強於知不知內有神者可尊而外迷於富貴非以德相助徒取消爍耳猶假衣於春何足以救凍反風乎冬何足以救暍違宜背理求之無益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人性本善無有不可至於神者有得於己而信之篤然後能自許今吏節貪競若此是不自許以之神也況楚王嚴暴非夫姦佞之人及德之正者不足以撓動之蓋行之善惡不越此二途子何不舍惡趨善

從閒休以進庶乎可久也故聖人已下叙閒休之
德足以化物而一出於無為至若不言而飲人以
和並立而使人化非聖人不能也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
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
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
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
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

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郭註玄通無外而皆洞照不知其然而然非性而何

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此非赴名而高其迹率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任知而行則憂患相繼鑒物無私故人美之夫鑑者豈知鑑而鑑耶生而可鑑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美於人譬聖人人與之名也鑑之可喜由

於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
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性所不好豈能久照聖
人無愛若鏡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
莫知其愛人也蕩然以百姓為芻狗而道合於愛人
故能無已若愛由乎聞知則有時而衰非性之所安胡
能久也
呂註人心網繆於事物不知有所謂一體者唯聖人
能達之故內不見我外不見物物我為一其所體固

周盡矣而不知其然者止於性而非外得也復命則歸根揺作芸芸也雖静而復命不害乎揺作是以終日言未嘗言終日為未嘗為凡以天為師而已天則知之所不知也我何以自知為聖哉人從而命之耳無知則無憂衆人憂乎知而所行如馳無幾時而有止也若之何而可以至於此乎生而美者人與之鑑而告之而後知其美於人若知若不知若聞若不聞其可喜終無已人好之亦無已以其出於性也聖人

之愛人也人與之名告之而後知其為愛人也若知
與不知聞與不聞其愛人終無已人安之亦無已其
出於性也不以知不知聞不聞而有所加損焉
疑獨註聖人解脫束縛而通大道混然一體無內無
外不知其然而然性也復命者靜搖者動皆以天為
師也聖人非有意於名天下之人自以名命之憂乎
知之不明則是好用知知有時而窮故所行無幾而
止矣若之何以至於道也鑑無情於人人愛之以別

美惡知之亦若不知聞之亦若不聞爲人喜而愛之終無已使鑑亦有知有聞如人情之愛惡則其照不能久人愛之亦不能無已也鑑之可喜本於無情人之好之亦出天性故終無已鑑能照而不能言苟不相告則亦不知鑑之美於人也聖人之愛人亦無已人與之名若不相告則亦不知聖人之愛於人也若以聞知而愛人則其愛有時而止矣人之安聖人之仁亦無已性也

碧虛註達網繆不滯於物周盡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然則去性遠矣靜動雖殊皆以自然為師聖人無名人感其化從而命之夫以有涯之生而憂無涯之知故曰常無幾時且欲止而不行復未知如之何也人有美容則人與鑑照之令知容美於人也或知或不知或聞或不聞其美容可悅何嘗已哉然人好美之之亦未始休者天性也聖人之愛人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亦性也

鬳齋口義綢繆謂陰陽往來相因不已聖人達陰陽造化之理窮精粗合一之妙循乎自然而不知所以然故也任其動用作為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為主憂乎知者人之私知憂慮萬端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為有行而尼之於命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猶命也原其所患皆自知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夫妍生於醜若不告之以醜則亦不知其妍美惡分别憂端所自故

曰不知不聞其喜終無已我忘美惡與物無心則人之好我亦無已此自然之理故曰性也

綢繆謂世累糾纏不得自在皆始於有我與物為敵故也唯聖人能以道通之使周盡物理歸於一體而不知其然蓋以性會之而不以物我生心何所不同哉故於默靜之際而有動作者存則知動作之中不離復命之道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知陰陽無消盡之理此皆以自然為師非出有心而

自有主之者至於大而化之之域人則從而命之以為聖非聖人自聖也亦大德必得其名之義世人乃憂乎智之不足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謂欲以智為名而驅馳不息將若之何哉踰以人因鑒而知美不告則不知鑑之照人無已人之喜鑑亦無已聖人愛人而人與之名亦然故其愛之安之也亦無已皆出於性之自然各安其宜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三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則陽第二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耶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

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郭註得舊物猶暢然況得性乎見所嘗見聞所嘗聞猶暢然況體其體用其性耶衆之所習雖危猶聞況

聖人無危乎冉相氏古之聖王居空以隨物而物自成與物無終無始忽然俱往日與物化故常無我而常不化夫為者何不試舍其所為乎唯無所師乃得師天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況又不師耶必至於天人始物都無乃冥合也故湯委之百官而不與焉任其自聚非圍之也任其自散非解之也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成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功不在已名法者已過之跡非適足也

故曰㵿然無心者寄治於羣司則其名跡並見於彼

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

得寂然不動感應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耶今所以

有歲而存日者為有死生故若無死生歲日之計除

矣

吕註望舊國而暢然人之情也雖陵木緡合猶之暢

然亦不忘其本而已况吾之所以見聞者與天地並

則為吾之國都又久矣而見之聞之猶以十仞之臺

縣衆間則無所不覩其暢然可勝道哉衆間謂無人
之處環中運轉無已而未始有物隨成而無所為是
以無終始無幾時也幾謂計較與物化者一不化則
胡為而不舍之其行恒無幾時而有止也夫欲師天
而不得則與物皆殉其以為事而已聖人者未始有
天人始物也偕行不替備而不洫所謂復命搖作是
真師天者所以合之也湯得司御主調御門尹正所
入登恒成有恒之修主調禦者心正所入者道恒則

道之久此皆以天為師也唯師之從而不囿於物又得隨成為之司其名則之名嬴法得其兩見隨成則司御等名皆隨吾之成心非有為之者之名也其精為道其嬴為法見其名之所由生則知法之所由成是為兩見雖有所見而不知天下未始有思慮猶為未盡也故仲尼盡慮為之傅仲尼非傅湯也隨成則冉相氏之所得者以是知司御等名為御言除日無歲則不知有宙無內無外則不知有宇唯盡慮者足

與此

疑獨註人性逐物迷而不返猶去國都之久望之暢然而喜入於國都十識其九猶有悅志況見所嘗見聞所嘗聞喜可知也真性譬丘陵草木入之者譬將反本十識其九反之未至見見聞聞反之已至言見性之樂猶見舊國都之樂也夫高臺懸危習而登之亦如閒暇況得真性者乎冉相氏三皇已上聖君得真空之理運轉無窮隨順萬物以成其道無終始幾時

與物化也與物化者一不化一不化者能化化也世之有為者何不舍其所為而復於自然真性得矣然有心於師天則不得況與物殉而不及者乎未始有天有人而天人自存未始有始有物而始物自我行世則屈伸而不替備行則守謙而不溢與理冥合若之何而如此也司御門尹官號登恒製名言登恒道者可為人師也聖人從師不為師所囿但任其自然彼且為嬰兒與之為嬰兒是也湯得此三人為傳從

之而不圓隨順而成其道湯反為司其名彼三人者其跡不見於世矣此名嬴法兩見於湯湯雖為盡人道之聖人其時法未備至仲尼之時天下之變備故盡慮以制成法是又為湯之傳也

碧虛註弱喪之人望故里而忻暢雖林屋荒穢十亡其九尚懐忻悦况見不失見聞不失聞而妙有湛然者耶大道之高明無隱如建崇臺於勝地縣鐘鼓於廣野警人耳目咸使曉悟衆聞音閑謂廣野環中空

故能轉物以其隨成故不可以終始幾時定之得環中之道則與物無際化雖日遷而原本湛然又何容心於化不化哉以其未嘗取故亦未嘗舍無心師天乃師天也若壓没於塵埃復如之何耶師天者必忘人事殉物者必忘妙本未始有天則人事不廢未始有物則妙本無虧與物混而不背真履行具而不溺塵溺假偽於綢繆何為而若此昔湯臣良司主臨御以為師傅故從之而不囿囿者任之極是以門尹登

恒得其隨物自成之功而主其名名法者政治所難

忘而况適名益法貽然兩見且百官司御其職各盡

慮以傳之盡慮則無思慮矣故可以為司傳除日無

歲則終始無圓無内外則無死生隨成此達綢繆而

周盡一體之道也

膚齋口義久旅而歸故國必暢然其感入其中則草

木緡合比昔十失其九猶且暢然况求道忽悟得見

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皆吾固有之物能不喜乎臺

最高處縣張樂衆多也間(去聲)猶云笙鏞間作處最高之地聽交奏之樂可以聳動世俗耳目況聖人以虛無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其自處之高為如何環中至虛之喻無終始如一也幾時猶古今幾者時之變日與物化言與物日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者也世人何不舍去故習而歸至道耶以自然為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相順而已若有心於為事則末如之何人有為也天無為也非唯無事為之跡

併與無為者無知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始物跡也無物之始無跡也非唯無有物之迹併與無跡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行世與人同無廢替之事萬行俱備不著於一泖猶齊物論老泖泥著陷溺之意與道為一不求而合求合則不可得而合矣昔湯以伊尹為師不為其所籠圈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無為之地使尹主其名湯無為而尹有為湯無名而尹有名也此名在世是為剩法兩見身與

名為二不得其混然之一也伊尹之任自未為奇孔
子又慕之盡慮以輔相斯世亦欲為伊尹之事此語
譏之也容成氏古聖人合三百六旬而為歲逐日除
之但謂之日不可謂之歲老子曰數車無車之意外
名固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舉此以證自然之義
人之真性渾全久而內虧者外為聞見所移浸遠
其內猶去國都之舊漂遇他鄉遇明師啓發之安
有望故都而不暢然者雖陵木緡合十失其九猶

為之欣喜況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出於性之本然如高臺縣衆人之中無所不覩也昔冉相氏得虛通之道其為治也隨物而成其性與之無終始則忘其化之大者無幾時則忘其化之小者小大久近混而一之只今見在又何執著日與物化者前焰非後焰一不化者今吾即故吾何嘗合離哉夫欲師自然而有心殉物則不自然矣其為事也若之何而可濟耶聖人忘天忘人所以能天能人忘

始忘物所以能始能物與世偕行而不替順物而已無虧也所行之備而不溢周物而無過舉也動合於道若之何而能如此也湯得三臣為之傅師其道之無為而不為政術所圉蓋賢臣之政術所以圉天下而育萬民其致君尊安者道而已技能無與焉此又在乎君之用舍而治亂禍福之機見矣湯得隨物順成之道為之司其治天下之名功成於三人而名歸於湯此名皆剩法耳非湯之真

也得其兩見謂見君臣相資而成道其跡著見於世也故仲尼盡慮於其後以成治世之法雖不與湯同時是亦為之傅也歷家積日而成歲帝王積知而為聖湯非三臣為傅無以成其治道非湯與三臣開創於前仲尼亦不能獨成於後猶內外之不可相無也及其道成德備澤流無垠皡皡熙熙民忘帝力則聖知亦與知俱化除日無歲之義也又何內外之分哉　經文入之難釋疑只是合字

連上文讀之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而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

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歟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於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魏中有梁梁中有王王與蠻氏

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惠子入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者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晋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郭註蝸至微而有兩角誠之所争者若此之細則天下無争也人迹所及為通達謂四海之内今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有限則不論大小不得與無窮者計雖復天

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惝然若亡悼所爭者細吷而已矣曾不足聞也

呂註罪莫大於可欲善言伐齊則見利之可欲固亂人也善言勿伐則見善之可欲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不免於有見又亂人也唯求其道則不滯一偏之見亂之所由息也人能遊心於無窮則四方上下相通達之國若魏若梁皆我心之所自起非

唯王與觸蠻無辯通達之國魏梁觸蠻亦無辯也知此說則莫大於秋毫太山為小矣王悟夫爭之所自起者本無有也是以惝然若亡神人聖人大人本無優劣所從言之異耳吹管者嗃有所受也吹劒者吷無所受也

疑獨註戴晉人梁之懷道者通達舟車所通蝸角觸蠻之喻蓋譏當時好戰之君魏王以為虛言證以人事則見其實意在四方上下有窮極否知遊心無窮

而反在通達之國言其處有窮之地通達中有魏魏

中有梁梁中有王愈近愈小以至於王之身則與蝸

角觸蠻何異由是觀之凡世間有形者未嘗無累況

至於爭國爭地乎吹管聲大吹劍聲小道堯舜於戴

晉人之前不足聞也

碧虛註王者之師明行征伐若以虜掠為事使彼怨

憤發疽而拔國非所聞也今行欲以小憤興兵侵暴

隣國固亂人也季子言勿伐縱隣國之驕亦亂人也

華子之自下以為亂人者欲推有道之士而進諫也所謂求其道者修德勿爭而已惠子請見晉人陳喻以解之寓意蝸角言其甚微爭於兩國之間不出一殼之內旬有五日一氣也喜怒之氣有反必復天地寄於太空小石之在太山通達之國寄於宇內似稊米之在太倉魏處通達之國似毫末之在馬體而況魏有梁梁有王不似觸蠻之在蝸角乎今齊魏之爭與觸蠻之戰有辯無辯乎大人者出六合任自然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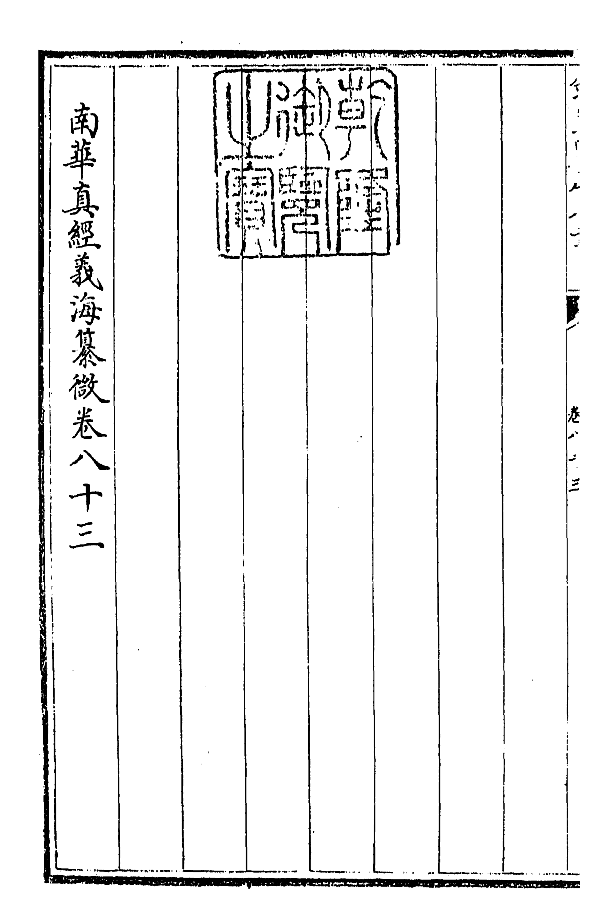
人則居域中守法度吹管者嗃然而鳴吹劒者吹然而過喻堯舜政教人所稱譽以道論之曾不足聞又況伐國虜民乎

膚齋口義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役者苦矣華子之言著一代字則未免容心故三者皆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蝸角之喻本虛下面說得成實無窮太虛之間通達即中國以太虛觀中國甚微以中國觀魏又小於

魏國觀梁都又於所都中小求王之身愈微愈小以太虛而下觀王身與蝸角觸蠻何異惝然若失悟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竅吹之有聲吹劍首則無聲謂有道者之前欲說仁義皆無所於容聲也

犀首武士官號時公孫衍為此官欲請兵攻齊虜民拔國恃强輕敵固亂人也季子謂兵久不起為王之基志在安民靖國何為而謂其亂人耶蓋華子欲伸後說故以此撓動魏君之心待其切問而

後告之奇哉君求其道之一語謂前犀首所言非其道季子欲止之而無其道若謂二者皆非未有以處之之道舉不免為亂人而已魏子請見戴晉人是求之有道也蝸角二國以喻齊魏所爭者甚微詳見諸解不復贅釋吹管有聲喻衆人之譽堯舜道堯舜於晉人之前猶吹劍無聲論伐國於華子之前亦猶是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三